

聲韻詩刊
voice & verse

poetry magazine

總第 87 期 2026 年 2 月 Issue 87 February 2026



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part
2026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具有版權的資料

創作天地

我城

鴻鴻（台北）

是誰擁有這座城？
是我，我有一紙契約
以英文書寫，把這城大卸八塊
再以船舶串接。是我是我
我有一紙契約，以數字書寫。
以數字蓋唐樓，蓋銀樓
蓋高樓。數錢：
1860，1941，1967，1997
2014，2019，2046
你跑船，我跑馬。我有一紙契約
以普通話書寫。把卸下後
自行生長的手腳
以針刺穿，重新，與心臟
密密縫合。

是誰擁有這座城市？是我。
我在高樓裏做籠民，在銀樓行搶，在街市
割魚，在藝術中心
打飛機。是我。
我駕著雙層樓房
在街上穿梭，滑行，任人
在裏頭瞓睡，造愛，撞鬼。
是我，我用一間間
小酒吧、小書屋，安慰了
馴服了鬼佬、情人、失意的藝術家
作夢的詩人，讓他們用不同的語言
高談闊論。

是誰擁有這座城市？
是我。是我。一個新來乍到的移工
一個離開又重返的浪子，一群
持盾的警察，持棒的白衣人，一群
在沒有雨的雨天
持傘的學生。永遠在學
怎麼在水門汀種菜，怎麼在
墨鏡後戀愛，怎麼從樓頂
從天橋，一再躍下
而又能站起，微笑，行開。
命裏有時，莫強求；命裏無時
終須有。是誰
是哪個唱歌的人
擁有了這座城？
它不是城，而是島；不是島，而只是
一個港。我聞到一股煙
是在燒衣，焚書，有人在
炒一鍋飯？是一紙契約
化為飛灰
的氣味，還是
望見一線天空的人
重新點著了
一支香？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反面 (1~0)

to Dorothy & James

飲江

(一)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反面
是

我寫了這首詩
我哋仲係朋友

你仲當我係朋友

(二)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反面是
我寫了這本書
你仲當我係朋友
我哋仲係朋友

(三)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
反面是
我認識了你老婆
我哋仲係朋友
你仲當我係朋友

(四)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反面
是
我認識了我老婆
你仲當我係朋友
我哋你哋仲係朋友

(五)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反面
是

我們結伴旅行去
回來以後我哋
居然仲係朋友
你仲當我係朋友

(六)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反面
是

唔係
本來
就係
咁
嘅咩

居然
嘅咩
就係
咁

(七)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反面
是
每天我信步繞坪洲一轉
才踏進離開不久屋子裏
三隻四隻五隻六隻
一隻引來一隻
你寄居我家裏的貓
家貓／花貓／流浪貓
豹貓
仲當我係朋友
佢哋仲當我係朋友

(0)

我作弄了 ai
更畀 ai 作弄
你知道的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反面
是

你貴為 ai
我哋仲係朋友
你仲當我係朋友

擬 ai 書寫之「觀自在」

飲江

(一)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
反面
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

(二)

人生最大
的悲哀
的反面
是
亦復如是

亦復如是
居然
如是

(三)

人生最大的悲哀
的
反面
是
觀自在
居然自在

仲有
宇宙守恆
或不守恆
你來

你來搭嗱

你來搭橋
你來搭嗱：

「預埋我！」

(注：搭嗱：粵語，搭嘴)

墨痕與餘響

劉子萱

書頁展開時，宋朝的懶正蜷在紙間
——是硯台未洗的墨，漫過先生的講義
像我曾把晨霧裏的鈴音，摺進枕頭的褶皺裏
有人揣著碎銀，追私教的腳步穿過汴梁的巷
而我案頭的補習筆記，正與那行墨跡
在時光裏疊成同一片晃蕩的光影

從前我總把書中的火星，捻成對話的燈
他指腹的溫度，曾熨平某頁蜷起的角
我們說古人的考試焦慮，像此刻咖啡杯沿的氣息
那些漫在字裏行間的絮語，早把書頁
浸成了軟的、暖的，一觸就會想起的慕斯質地

上午的風裹著墨香，我把那點古今的癢
丟向暗藍的礦井——指尖先於理智
碰碎了沉默的殼。直到夜色漫上來
那道發送鍵的印子，才在掌心慢慢發疼
像不小心蹭到未乾的墨，明明該擦去
卻盯著那團暈開的黑，又想起
從前的他是總笑著

可宋朝的紙也會留下折痕啊
就像我還沒來得及更改的習慣，
和那些不懂悄然淡去的餘溫
再翻一頁時，某行字突然亮了
原來古人也會把筆記藏進袖管
也會在論學後，忽然愣神
我摸著紙頁的紋路想：
下次再遇著有趣的故事
就先讓它在唇齒間停一停
等風把舊的影子吹散些
再讓新的墨香，漫過空白的行
漫過心裏那片，還沒來得及離去
又等待著重新開花的地方

* 讀朱銘堅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後作

守候者

疏影辭（新加坡）

第六十場冷雨
在窗框上排隊。

重型卡車震動窗台上的玻璃罐，
將某個深夜的沉默
震落成滿地的星斗。

老郵筒裏未寄出的明信片，
褪色的字跡正被月光漂洗，
像你走時留在門把上的溫度，
被時間磨成岩漿
慢慢侵蝕著鎖孔。

井繩在轆轤上慢慢變短，
青苔沿著石階的足跡往上攀援。
當我的手指在玻璃上畫圈，
冰涼的觸感突然與二十年前的雨滴
在某個黃昏的教室後窗重疊。

路燈把影子投進磚牆的裂縫，
飛蛾在光暈裏
用尖翅的鱗粉寫著無色的留言。
而牆角蜷縮的影子突然開口——
這裏，始終，有光。

低慾時刻（2020s）

姜生鶴（綿陽）

牙齒崩裂，或經歷一場蕭條
無非是不便收割
那些足夠誘人、奢侈
卻害我失控的源泉

就放砧板上的魚
歸海，也放生：
無度的慾望
我們漸少提及佔有
只在擁抱時，分享雨露

渦

令菱

他們叫我睜開眼 ——
時間的麻繩便絞緊我喉嚨。
我開始每日修剪頭髮
直到剪刀咬住我的手指
吐出分叉的蛇信 ——

地層在眼球後方錯位
記憶的板塊相互擠壓
我站在震央
手持梳子
梳出更多斷層帶。
那些未被消化的夜
在胃裏結晶成礦物。
它們懂得重繪地圖 ——
昨天的海岸線，
今天形成深谷；
明天的山脊，
昨夜就已塌陷。
我腳下沒有陸地

誰藏在洞穴
聽著石筍每一滴的墜落長眠
長年不眠。
囚徒沒有名字
當我說「我」，洞頂就落下
你的一根肋骨；
當你說「我們」
積水便漫過
所有代詞的咽喉

石筍仍在計時
我的頭殼開始析出花崗岩紋理
血管終於叛變
爆破，
一場慶典。
蛇蠍從脊髓竄出
鱗片閃著煙火的光
叼走我最後一顆鈕扣

空氣被凝凍。
無眼者與天花板對望 ——
破曉是永不癒合的
光的傷

你們騙我。
時間何曾是甚麼溪流
沒有流淌，將污垢沖刷得清澈
沒有漣漪，詩歌裏的溫柔。
他是釘進脊椎的
生鏽的鐵軌
記憶來回切割
骨髓濺出血腥的火花
來回切割
割斷所有
試圖癒合的
疤

當所有剪刀都鈍成月光
當所有牆都塌成地平線 ——
我將用眼窩的渦
盛接你遺落的鏽

我們不再需要眼睛
黑暗
是最誠實的淨土

倒車

王玉露（南京）

街道已遠去
後視鏡裏：午後、微風、灰喜鵲
香樟掉落紫色果實
小狗與孩童沿樓梯爬來爬去
彼時，我滿懷惡意：
這樣完美的結合，不可能長久駐留
總有一天，你將發覺是錯誤
你會向第一個遇見的女人高舉手臂
而我，只是你跋涉而過的群山
或無謂痛苦與甜蜜的廣場
或頌唱你愛情終點的魂靈
終有一天，我們的際會似季風，輪轉
消逝殆盡
如這個世界，在開倒車

我們都是鑽油台

區肇龍

高低升降的
是一座一座的
抽乾別人汗水的鑽油台
隨著那
沒有血肉的鋼線
與富有韻律的節拍
合奏出動人的交響樂
伴隨著舞者與歌者
又似是 在演
一齣又一齣的
舞台劇
難得的是
每位都像是專業的演員 卻又
不知為誰在演 很可能
觀眾只是牆上的一面鏡子
叫你和我 都把精神付諸寄託
緩慢與衝刺 都只是一如既往
皮與肉談不上默契 叫心臟來多一點悸動
肉身已不是肉身所能承載
沒有喊停的可能 縱使目的只有
點滴的
石油

大欖涌一角

張朴

這條回播中的路
在向後拉長
道旁嶙峋的樹像日子般高
數著更多，慢慢減前
光影就停在這裏
沒有了染劑，風白蒼蒼
所有感情都隔著玻璃
明天僅靠一根固定的螺旋線
時間有了呼吸狂奔
穿過一暈暈喧霧
轉瞬變回石頭
牆腳，拖鞋，空曠
只有內心的聲音無人看管
當日與夜又在輪更
群山也準備浸入天空

輕重之別

—— 讀里爾克〈嚴重的時刻〉

語凡（新加坡）

誰在遠方哭
誰在遠方笑
誰在遠方走
誰在遠方死
都不是為了我

我在某處哭
我在某處笑
我在某處走
我在某處死
都不是為了誰

我們有共同的目的
我們有共同的孤獨
我們不為誰而活
我們見證別人的死

這些事情都很輕
這些事情都很重
當我們孤獨醒來
我們才會覺得痛

誰在心裏哭
誰在心裏笑
只因我的虛偽
苦笑都身不由己
到底誰早已死去

踏上里斯本・詩想佩索亞

文 萍凡人

在里斯本，走進逾百年歷史的 28 號電車，我想像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昔日坐在電車裏，會否靜靜地構思某句詩句？電車緩緩貫穿里斯本，走遍佩索亞所愛的這座城市。

佩索亞 1888 年生於里斯本，五歲時父親病逝，母親再嫁，舉家移居南非德班。1905 年，佩索亞返回里斯本定居，自此很少再離開。他創作了將近五千首詩，更創造了超過一百個「異名」（heteronyms）。眾多異名中，其中四個較為人熟悉、且跟詩歌有關，分別為本名佩索亞、阿爾伯特・卡埃羅（Alberto Caeiro）、里卡多・雷斯（Ricardo Reis）、阿爾瓦羅・德・坎普斯（Álvaro de Campos），這些名字作為他的代號，展現多重面向。



* 佩索亞愛坐 28 號電車

由打字機開始詩歌之旅

踏足佩索亞故居，迎接我的是他生前經常使用的打字機。他曾擔任翻譯員，為多家商務公司翻譯外國信件。如今已改建成博物館的故居，是他生命最後幾年的寓所，遍佈他的個人物品，不論是童年時使用的餐具、高中成績表、筆記簿、可樂樽等，都把我與他的距離拉近。

童年時期的他，總愛在印滿花卉圖案的日記本裏，寫下所思所感，幾乎所有可以寫字的地方，都是他發揮創意的空間。日記本的植物圖案，是他喜愛自然的印記，事實上，他以卡埃羅這個異名發表的詩，內容多與自然相關，例如〈寒冷季節天寒地凍〉：

寒冷季節天寒地凍，我卻覺宜人，
畢竟我符合事物存在的本質，
因為自然，凡是自然都很宜人。

我接受生命的困境，只因這是命運，
一如我接受荒涼冬季的嚴寒——
安詳而無怨，我是一個照單全收的人，
並且從接受事實中發現喜悅，
接受無可避免的崇高科學和困難的
自然真相。¹

作家的故居，手稿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裝飾。踏進精心佈置的房間，環顧四周，全是佩索亞手稿，由牆壁伸延至天花板。我被文字簇擁，使我嘗試抵達他的精神世界。

在房間盡頭，刻有一句看似簡單的話，翻成中文是「我不知道明天會是如何」。這是佩索亞留給世界最後的話，他寫完這句話，翌日就病逝，年僅47歲。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他仍堅持留下文字，是預言，也是心聲。



* 佩索亞的打字機

1 註：本文摘錄的佩索亞詩歌，引自張家綺譯本《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台灣，野人文化出版，2022。

聲韻詩刊

poetry magazine
voice & verse



訂閱 Subscription



Facebook



Instagram



ISSUU

ISSN 2308-2216

第 87 期
2026 年 2 月

出版
石磬文化有限公司

社長
廖建中

主編
宋子江

署理主編
評論編輯
鄭政恆

英文編輯
何麗明

澳門編輯
陳家明
足今

編委
鄭政恆
周柏陶
何麗明
雷曉樂
宋子江

助理編輯
劉梓揚

校對
蔡明俊

活動策劃
江新穎

顧問
洛楓
陳國球
鍾國強
廖偉棠
王良和

ISSUE 87
February 2026

PUBLISHER
MUSICAL STONE

DIRECTOR
LIU KIN CHUNG

EDITOR-IN-CHIEF
CHRIS SONG

ACTING EDITOR-IN-CHIEF
REVIEWS EDITOR
MATTHEW CHENG

ENGLISH EDITOR
TAMMY HO LAI-MING

MACAO EDITORS
ANTONIO CHAN
HIOI SOU

EDITORIAL BOARD
MATTHEW CHENG
PACO CHOW
TAMMY HO LAI-MING
PETER LUI
CHRIS SONG

ASSISTANT EDITOR
LESTER LAU

PROOFREADER
SIMPSON CHOI

EVENT CURATOR
KONG KEI WING

ADVISORY BOARD
NATALIA CHAN (LOK FUNG)
CHAN KWOK KOU
DEREK CHUNG
LIU WAI TONG
WONG LEUNG WO

印刷

新藝城印刷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吉勝街 45 號
勝景工業大廈 4 字樓 A 室
ann@artwayprinting.com
電話 2552 7410

發行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何東夫人堂
cup-bus@cuhk.edu.hk
電話 3943 9800

PRINTER

NEW ARTWAY PRINTING PRODUCTION LTD.
RM A, 4/F, SHING KING IND BLDG
45 KUT SHING ST., CHAI WAN, HONG KONG
ann@artwayprinting.com
TEL: 2552 7410

DISTRIBUTOR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LADY HO TUNG HAL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S.A.R.
cup-bus@cuhk.edu.hk
TEL: 3943 9800

澳門、台北、吉隆坡、新加坡定點銷售

邊度有書 | 澳門連勝街 47 號地下
季風帶書店 | 台灣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98 號 2 樓
草根書室 Grassroots Book Room | 25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39

稿例

- 本刊園地包括詩作、評論、專欄，全年公開徵稿；風格、字數不拘，惟不接受一稿兩投。若兩個月內未獲通知採用，可自行處理稿件，不設退稿。
- 惟篇幅所限，每位詩人每期刊登篇數隨行數而定：五十行內詩作最多二首、超過五十行者最多刊登一首，組詩則作一首計算。
- 來稿一經刊登，將寄奉詩刊乙冊以表謝忱。為鼓勵本地詩歌創作，香港地區之詩作（以聯絡地址為準），凡獲採用，將致薄酬。
- 賜稿請寄 swpoetry@gmail.com，並列真實姓名、郵寄地址、電話及電郵地址，以便作業。
- 本刊收集投稿者之重要個人資料（地址、電話及真實姓名）只作編輯用途。本刊會透過來稿所附電郵，提供詩刊／出版社的活動消息以及約稿。如閣下不欲接收電郵及活動邀請，或查閱、修改聯絡資料（即刊登稿件上之名字及電郵地址），可電郵賜示。

SUBMISSION GUIDELINES

- We seek unpublished poems, translations of poems, and critical articles about poetry. The magazine is copyrighted, with rights reverting to the author on publication. We are open to all styles in contemporary poetry.
- Submissions should be sent to swpoetry@gmail.com as a WORD document with all texts typed, single-spaced (double spaces will be interpreted as blank lines). Your name, email address, and mailing address should be included on the first page of the attachment.
- We are unable to reply personally to unsuccessful submissions. In the case of no reply within 60 days of submission, please consider the submission unsuccessful. We regret that we are unable to engage in correspondence or give feedback.
- The local author will be paid at a modest rate for poems upon publication and will also receive one free copy of the issue in which her or his work appears. Our rate for translations and critical articles vary, depending on the length. Please consult swpoetry@gmail.com.
- You may subsequently republish piece(s) first appeared in our magazine. We would, however, appreciate a published acknowledgment.

Supported by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石磬文化有限公司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

Musical Stone Publishing Limited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KADC.



ISSN 2308-2216
9 772308 221876
港幣五十元 HK\$50



* 佩索亞的打字機 攝影：萍凡人 見本期第 86 頁